

那年我9岁,师爷92岁



《李燕聊齐白石》
作者:李燕 徐德亮
出版社:北京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:2017年1月

编辑推荐词:

本书为相声演员、主持人徐德亮对李苦禅之子、齐白石再传弟子李燕先生的访谈录。

书中,李燕回忆了有关齐白石生活、从艺、传艺的种种逸史趣事,讲述了对面世拍卖及家传珍藏的齐白石画作的鉴定,内容包含有趣的历史故事和丰富的鉴赏知识,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徐德亮(以下简称徐):齐白石老先生是艺术巨匠,对中国画的影响远远不止几代人,但是余生也晚,没赶上。但我想就算是够岁数的,现在见过齐白石先生的人也不多了,因为当年能见到先生的人肯定不会很多。您在当年是见过齐先生的,请问您是哪年出生的?

李燕(以下简称李):我是1943年生于北京。所以,我的父亲苦禅老人给我起名叫李燕(一声),燕京的燕;别念成李燕(四声),那成女孩子了。

徐:齐白石先生是哪年去世的?

李:他是1957年9月16日过世的。

徐:齐先生当年是世界知名的大画家,他的地位再加上年岁的问题,现在见过齐先生的人,尤其是画界见过齐先生的人,肯定已经不多了。

李:很少很少。

徐:所以我想请您聊聊,当年,您是怎么见的齐先生?第一眼看到他有什么感觉?当年您父亲怎么把您带到齐家的?

李:我对我师爷是先闻其名后见其人,可以这么说,我父亲平常谈到自己的艺术经历和教学,举的例证最多的就是他的恩师齐白石老先生。他称齐白石先生从来不直呼其姓名,总是称老先生、先生或者齐老先生,连“白石老人”这么称呼都很少,可以讲他对白石老人敬若亲父亲一样,确实视为恩师。他经常给我讲齐爷爷如何、齐爷爷如何、当年齐爷爷跟我讲什么什么。所以在我没见过齐爷爷以前,齐爷爷的形象好像在我心里已经有了,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家。

当然,那时候我太小了。孩子太小,一般大人不愿带出去,带出去丢人现眼。尤其是我小时候不是好孩子,特淘气,淘气得都出名了,所以我父亲去齐老先生家肯定不能带我去。慢慢地长大点儿了,懂点儿事了,那年大概是9岁,我父亲说:“你不是老想见你齐爷爷吗?快过年了,我带着你到跨车胡同见你齐爷爷,给他拜年。”我怯场,以前没出去过。我说:“见齐爷爷我说什么啊?”他说:“到那儿你就记住别多说话,先鞠一个大躬:‘齐爷爷过年好!’他要是送你点什么……”——以前特别兴送压岁钱——“你双手接,退回来再鞠一个大躬,还是那句话:‘谢谢齐爷爷!’别的说多了你也记不住。”就这样,带着我就去了。

徐:当时您是几岁?

李:我9岁。白石老人是92岁。到了跨车胡同一看,白石老人家里,一到过年,去的人真是鱼贯雁行,门就甭想关了,就开着了。进去以后屋里已经站满人了。那时候老师如果坐着,弟子们一般都是站着。他坐在常坐的藤椅上,那真是仙风道骨,甭问这是谁,这人准是齐爷爷。

父亲带着我进去,我按

照父亲的叮嘱,进门就先鞠一个特大的躬:“齐爷爷您过年好!”白石老人一看,问:“苦禅啊,这个娃是谁家的娃?”我父亲说:“这我的孩子李燕。”“我没得见过,过去来的不是他?”我父亲说:“过去来的是他哥哥李杭,杭州生的叫李杭,这个是北京生的叫李燕。”

“这个娃过来。”白石老人一招手叫我过去,左胳膊搂着我,右手就掏腰包了。一包一包的压岁钱,老人早就准备好了。拿出一个红包来给我,我赶快双手接过来倒退三步又鞠一个大躬:“谢谢齐爷爷!”老人还挺高兴,就招呼老尹。

老尹这个人其实很有文章可写,他是一个清末的太监。清代一灭亡之后宫里好些太监、宫女都遣散出来了,这些人有的命运很惨。过去都是家里穷得不得了,才把自己家的小男孩送出去交给太监们,净身,做手术,成了小太监,归大太监管。大太监们想法把自己培养的小太监,插到宫里的内务府,这样他在宫里的势力就大。老尹学得挺伶俐的,可是没进宫呢,清朝灭亡了。这样的太监一般出来以后没有人认,没有人管。一般家里都觉得这是耻辱,子侄辈的都不管他们。

徐:老尹还没进宫呢?

李:没有,但是怎么伺候老爷子,宫里有什么什么规矩,他全都懂。

徐:那难道还有有人认有人管的太监?

李:有啊。里面有的比较红的太监出来之后,外头拉洋车的过去就称“爷”,这爷那爷的。其实太监不应该称爷,应该称老公,现在一说老公是丈夫,北京人以前管太监才叫老公呢。拉洋车的一看阔太监出来了,赶紧就过去,“爷,您上车,我养着您”。

徐:拉洋车的拉太监?

李:知道他也沒地方去,拉到家里伺候着。宫女可得拉岁数大点的,要不回家媳妇不干。养这太监可不白养,这些太监从宫里带出来的东西都是稀世之宝。太监那时候在宫里偷宝贝,看金银都跟看铜铁一样,金银都不偷,偷的都是稀世之宝。建国初期成立过一个组,陈毅直接领导,动员这些老太监向国家献宝,献的太多了。

老尹呢,他就被白石老人收容了。老尹就是一辈子伺候齐老先生,各方面来说都非常伶俐周到。你想他是学过伺候皇上的,称皇上是老爷子,他称齐老先生也是老爷子。

当时白石老人招呼老尹,一示意,意思就是把那边那个纸卷拿过来。老尹拿过来当场打开,四尺三开的一张画,画的什么呢?天上飞的鸽子,底下一个篮子,装着俩柿子俩苹果,题的篆字“世世太平”,这是用柿子苹果的谐音。

当时世界上有一场运动叫世界和平运动。因为大伙

认为二战结束以后,现在冷战开始了,就怕什么时候起第三次世界大战,大家都呼吁和平,这是那时候世界的大形势。就在世界和平运动中间,毕加索画了一个白和平鸽,成了会徽了。有人说:“齐老爷子,你也画和平鸽呀。”他说:“我以前没有画过和平鸽。”现在有人找我鉴定,拿出来齐老先生一九四几年画的鸽子,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徐:那肯定就是假的呗。

李:反正白石老人基本上是在1950年以后才画的鸽子。他确实是大师,他说:“我没画过鸽子,我得养几只鸽子看。”这事梅兰芳先生知道了。梅兰芳跟白石老人可不是一般的关系,他们之间太亲密了。梅先生说:“老人家您要看好鸽子,别到别的地方去看,您到我家看,我那儿有好鸽子,都是名种鸽子。”梅先生说话,温文尔雅。

就这样,白石老人就去梅家看鸽子,他就老看,老不动笔。后来我师叔许麟庐说:“您别天天去梅先生家看了,我给您买几只在家里养着吧。”他这一看,把鸽子的最美处全抓住了,一画就美,他后来得世界和平奖跟这不无关系。

但是他留下的鸽子真迹非常少,特别是上头飞着一只鸽子,底下又是“事事太平”题材的,到现在我活72岁了,我能知道的大概就三张,我这儿就有一张,这件宝可厉害了。

小时候我们家穷,压岁钱拿回去我不敢花。老爷子给了我多少钱呢?1万块。按那时候的物价,1万块能买什么呢?最贵的、一般人消费不起的大对虾,你能买1斤半。要是买鸡蛋,在城里至少能买25个鸡蛋。如果到房山,那时候交通不方便,自己骑自行车去能买50个,可骑回来这一路颠坏了多少,那损失归你自己。这1万块在那时候要是粗算是这么个价钱,我拿回来后一直在书里夹着。

徐:跟现在比大概就是五六十块钱的意思?

李:那时候就像德亮你这岁数的,你要是能够一个月挣到30块钱,那周围人都羡慕你。

徐:后来到(上世纪)60年代,我父母刚上班的时候,学徒工工资是17块5。

李:当然,那时候的物价又不一样了。后来1953年整个币制改革,1万块钱兑换1块,100块兑换1分。后来这1万块就换了,但是画一直保存着。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,一抄家,把我们家存的字画文玩都抄走了,我这张画也抄走了,我还哭了一场。这是跟我师爷爷的缘分啊,都抄走了。

后来“文革”结束以后,有无名好心人愣把抄走的白石老人给我父亲画的、写的几件东西,卷成一卷还回来了。真有好人!

徐:怎么还回来的?

李:他把画搁到美院的

系办公室了。系办公室的书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,说李燕你来一下,到系办公室来一下。我说:“什么事啊?”当时,一般打电话说“你来一下有事”的,没有好事。结果电话里还没有说究竟是什么事,那就赶快骑车去吧。到了那儿,书记说有人给你们一卷东西。我一打开,我告诉你,当时这种感受,没法描述,真是如同隔世一般!所有白石老人给我父亲写的、画的全部的东西都在,就缺了一件:《青蛙》。那张画是带着我母亲的上款的,被抄家造反派偷走以后卖给日本人了,后来这张画还在荣宝斋裱过,但是我们也不能要了,因为转了手,成为外宾的东西了。好在这个画还在人世。

除了这一张,其他的几件都在,包括我这件《世世太平图》,拿回来这个,高兴呀!我就挂在那里,没挂多少日子就不敢挂了,来的人谁都知道这个价值啊。到我家来的人,包括我父亲的朋友,一看,都是大加赞叹。为什么都说好?太好了!白石老人的虾、螃蟹全世界大概能找到几百件上千件,这和平鸽真是太难得了。聊到最后那会落到“你给开个价怎么样”这句话,都落到要买这张画。

徐:最后都说这句?

李:是啊,谁不想买啊。我说:“我不能卖,这是师爷跟我的缘分。”我遗憾的就是当时我太小,没有题上款。

不但这张画我绝对不能卖,我父亲这么多年穷到什么份儿上也没有卖过老师一张画,所有老师的画都在,现在都捐到李苦禅纪念馆了。这是传家宝。

说实在的,那时候我小,不懂什么叫大写意,包括我父亲苦禅老人的画我也看不懂,都到一定岁数才懂,因为它毕竟是个有高度的东西,是不是?要是你德亮十来岁找我学画,我也不收。非得是北大中文系毕业了,有多年社会阅历了,自己又画了多年了,这时候你来找我学画,我才给你说。中国大写意是一种高等的绘画艺术,这不是我说的,我说的不算,老前辈都这么说,我要不这么说不显得我没有文化吗?

确实,初见齐爷爷,给我的印象实在深刻。

徐:那您最后一次见齐先生是什么情况呢?

李:我最后一次见我师爷是他坐在汽车里面,从中央美术学院煤渣胡同宿舍门口过,在那儿停一下,车里有人进这个院里头找其他先生。美院宿舍住的这些位老先生,要点起名来,一个一个都是近代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。白石老人岁数大了,就没下车,在那儿稍微等一下。正好我一出门,好些孩子围着车。因为白石老人的形象大家太熟悉了,小孩们都喊“齐白石,齐白石”。我也隔着玻璃喊“齐爷爷”,这是我最后见的一面。

节选自《李燕聊齐白石》